

漢川善書の台書上演——『販馬記』

林 宇萍・阿部泰記

一 はじめに

本稿では二〇一二年一月二七日（旧暦一月五日）に漢川市馬鞍郷甌山村王家台で上演された春節恒例の台書『販馬記』の実演記録を整理した。『販馬記』は「継母虐待」故事であり、京劇などの伝統劇目である。曾白融主編『京劇劇目大辞典』（中国戯劇出版社、一九八九）八四一頁、明『販馬記』『奇双会』の説明には、

【販馬記】陝西褒城の博勞の李奇は妻を亡くすが、一女桂枝と一子保童がおり、四川西陵に馬を売りに出かけるため、後妻楊三春を娶る。楊氏は地保田旺と姦通し、罵った保童を殴打したため、保童は逃走して川に身投げするが、漁師に救われて養子となり読書する。桂枝は保童を探して家を出、祖先の墓地で自害を図ろうとするが、山西の客商劉志善に救われて養女となり、劉の仲介で友人趙学山の子冲と婚約する。趙冲は継母に虐待されて劉を訪ね、桂枝と結婚する。李奇は帰宅して子女の行方を婢春花に尋ねるが、春花は楊氏を恐れて自害し、楊氏と田旺は李奇を姦通殺人罪で誣告し、県令胡敬に贈賄して死罪とする。【奇双会】趙冲は新

任県令として赴任し、桂枝は獄中の李奇が父だと知って、男装して山西巡撫にその冤罪を訴える。新任巡撫は保童であり、李奇を釈放し、楊氏と田旺を処刑する。県令胡敬は自尽する。

漢川善書『販馬記』（徐忠徳大綱本）は人物名等を変えて善書に改編した作品であり、ストーリーはほぼ一致する。上演本は大綱本に基づいて大幅に文字を増加しており、上演時間は四時間に及んでいる。

なお上演に先だち王氏宗祠において、徐仲徳・熊廻国・許国平ら「漢川市文化館善書宣講隊」の芸人諸氏によって「聖諭広訓」牌と「王氏宗譜」（三槐堂、一九四一）を前にして「関帝桃園明聖経」が読誦された。

二 前口上

『販馬記』は話の本題に入る前に勧善懲悪の趣旨を述べる前口上を置いている。大綱本では、次のような常套句を提示している。

「禍福惟人自招、忠奸福禍分明。勸君不可自欺心、禍到悔之不贏。」

「世事猶如棋局、此間黑白分明。只要一着錯經營、便覺滿盤輸盡。」

また中間には次のような故事を要約した口上が加えられているが、これは熊廼国氏の筆跡と思われる。

「世上晚母万千、有的惡來有的賢。莫學西平一惡婦、罵名千載萬年。」

ただ熊廼国氏のこの日の上演では次のような四言句を用いている。

善似青松惡似花、花咲青松不如它。有朝一日嚴霜降、只見青松不見花。

熊氏はこの四言句を説明して、善が青松にたとえられるのは決して凋むことがなく、悪が花にたとえられるのは凋んでしまうからであり、悪は長くは栄えないと言う。

善比青松惡比花、善像青松、和花相比、花到了芬芳襲人的時候、猶能吸引人、到了寒霜降下的時候、花都凋謝了。花就笑那青松、「青松啊、青松啊、你怎麼沒有我這樣的鮮艷奪目呢？」這箇花倒是說早了的。到了現在凋謝的時候、山上的青松仍然是巍然挺拔、四季常青。由此可見、惡人還是不長久的。自古多行不義必自斃、常言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是時辰到了、一切還是有箇公理、有一箇報应的。

熊氏は続いてこの村の聴衆に新年のあいさつをする。

這幾句閑言、就是余下現在要講書中的引語呀。今天是大年正月初五、王家台高搭講壇、宣講聖諭、這對余下赫赫顯世的威榮、向觀衆的各位父老、來拜一箇年、說一箇恭話、祝願我們的國家國強國富、人壽年豐、心想事成、萬事如意。

三 大綱本と上演

熊氏は前口上に続いて本題に入る。大綱本のストーリーは簡潔に記されているが、熊氏の上演では冗長ではあるが詳細に述べられる。以下に对照して記載し、その相異を比較してみたい。

清乾隆、河南西平縣西門外李家寨、李七、妻周氏、富家、祖伝販馬、父母早故、膝下一男一女、女佳枝十四歲、子宝童十二歲。

『販馬記』是一道公案呢。書講清朝的時候、乾隆皇王在位呀、地方乃是霍乱生呢。西平縣郊外有一箇小地名、叫李家寨。李家寨上扱說是有一箇人姓李、排行第七、他就叫李七、找了箇妻子姓周、叫周氏、溫柔賢惠、過了門來、夫妻兩箇人膝下生了一男一女、姑娘名叫桂枝、兒子要小兩歲、名字叫保童、叫箇李保童。李七的家裏頗富。在地方上、雖不是員外之家、那也算是首屈一指的富貴。因為那李七、祖上傳下來、有一箇歷史、以販

馬為業。他的祖父是箇販馬的、是一箇長条子的營生。他們那箇販馬、做的不是小生意、不是外面那些普通的馬、那些馬沒有什麼作用。他是到內蒙古、到遠的地方、帶了巨款、到內蒙古販馬、那是成千成百的、把馬販到、像古代的那種戰馬、是做生意的。做這種生意的人、那要眼睛識貨、那要會相馬的、什麼遠看一張皮、近看四肢蹄、前看胸膛寬、後看屁股齊。當然這箇李七、是繼承了祖業、他祖上一輩一輩傳下去、這是一箇手藝、不佻外人的。那箇馬販子、不光是本錢、要手藝、要眼界和經驗。說這箇到了李七手上、那生意做得紅火。在地方上人稱首富。

周氏病故、安葬後、李七朝夕憂思。

說着說着、姑娘到了十四歲、兒子保童滿了十二歲、常聽人言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保童的姆媽周氏渾家、偶然一疾、一息不來。丟下那箇兩姊妹、李七。本來不愁喫不愁穿、一箇家中沒得這箇姆媽不行的。可憐李七老板、朝思暮想、老發愁、這怎麼辦呢。如果有錢、可以請人。但請的人又不是那麼貼心、姑娘沒有選人家、兒子沒有選媳婦。

僕人孫通、見主東思妻、在外探聽。

他這屋裏有箇僕人叫孫通。李七是一箇富人、有僕人叫孫通、丫環叫秋菊。孫通說、秋菊、老板。像這樣日子久了是不行的、衣服破了有人補、要弄一箇呀。李七把這事讓孫通去辦。

有箇婦人侯艷娘、美貌多嬌、前夫陶青老實人、侯氏棄夫再嫁。

離李家寨不遠、有箇人叫陶青、陶青的屋的人、叫一箇侯艷娘。侯艷娘長得千姿百媚、是包辦婚姻、長得這樣美貌、嫁了箇醜鬼丈夫陶青、長得矮、腦門子往前出、鼻子像大蒜頭、眼睛像猴、我的媽呀、找不到眼睛、找不

到鼻子。像這樣的婚姻、侯艷娘悔死。「我的兩箇老子瞎了眼睛、把我嫁箇醜鬼。」兩箇人是天天吵嘴、侯艷娘都放出風來。「我要找一箇有錢的。」

孫通託人說合、接過門來。

那箇村有一箇人認識孫通、跟孫通一說。孫通一想、「我還是要眼見的好。我的員外要求高的、又沒了原配、原配的妻子長得又標致、人又苗条、又要弄箇人、我去看看。」孫通把侯艷娘瞄了一眼。「我的媽呀。」他把下巴殼子一箇咔嚓、收到收不回去。長得幾（非常）美貌、不施脂粉自然白、不擦胭脂桃紅色、脚又小又窄、身上長得無一處不標致。侯艷娘長得這樣美貌、怎麼嫁箇這麼醜鬼呢。那箇叫陶青的也就服從了。為什麼呢。因為侯艷娘長得可惜、她又不做事、又喜歡妖艷打扮、錢從哪兒來。丈夫是老實坨子。侯艷娘老早是水姓楊花、招蜂引蝶、不守婦道、像陶青哪兒捨得住。有箇街坊就笑話了。「陶青、只有你王八守了孤單。」懂得笑話、讓陶青羞到死。「這箇婦人不要了。」「你不要她、可倒好。」孫通連忙回到東家來說、「有箇叫侯艷娘的嫂子、長得不錯、可好看了。」李七連忙花錢、找箇人做媒人。把侯艷娘接過門來一看、果然不錯、長得幾美貌。「賢媳哦、因為我是死了原配的。我兩箇娃兒、一箇只有十四歲、一箇只有十二歲、也是箇需要姆媽、你要幫我料理家務。」「夫君哦、這我都曉得的。」她的声音好聽、說話又刁又嗲、一走屁股還一翹。

年餘、李七出門。

李七一想、「這箇還是不錯嘍。像這樣夫妻兩箇人、還是相親相愛。」來了家之後、一年半的時間、姑娘還沒有滿十六歲、兒子還只有十四歲、現在這李七一想、「這不行啦。賢媳呀、我要出一趟遠門嘍。我要到內蒙古。因

為我的祖上是販馬的、要繼承這箇做生意、要遠行的。我家的兒女、要勞煩你、把我們家好些看着呀。」侯艷娘一想、「他要出去販馬啦、我還不找箇男子嘞。夫君、你打算幾時上路。」「賢妻呀、明日就是黃道吉日嘍。我就選了明日上路。」先讓侯艷娘到了學校把少爺找來、做了幾箇酒菜。把酒菜準備好了、就等着給丈夫餞行。孫通看主人已把酒菜準備好了、連忙去喊老板嘍。「老板呀、老板呀。我老板今天穿得幾花了。今天要出遠門、要穿的化裝了。」「是的嘍。」「老板呀、穿上新衣服啦。」「不錯的嘞、要出門嘛。」「老板呀、要給你餞行的。」「好的啊、把那箇主母請出來哦。」「好的啊、主母、主母。」「哎。」「東家要出遠門嘍。」「是哦。」「酒席都準備好了、你看。」「你要給他餞行嘍。」「是的、不錯啦。」「哦、那我下去伺候。」「是的哦。」「為夫的、我要出去做生意、有些放心不下。為夫的、有幾句話叮囑与你。」「員外爺。有甚麼話、就尽管地講在為夫的當面哪。」

一 李七囑妻

叫賢妻且坐下細聽夫講、為夫的有一言妻聽端詳。出門之人嘛、有話尽管請講。我祖輩數代人把善向、靠販馬置家產房廊田莊。員外爺、祖上早先置辦的家產啊。

夫也是體祖德不惜銀兩、救人急濟人難周濟四方。是的哦、救人積善濟難嘛、就是要這樣子好啊。

前房的周氏人人瞻仰、對四隣老和少熱心快腸。員外爺、夫人的品行那麼好、夫妻感情怎麼樣了啊。

她与我夫妻情深義廣、蒙祖德生下了兒女一双。員外爺、那還是你祖上有

德嘛、保佑着你呀。

桂枝女保童兒俊秀之像、還望兒到後來改換門牆。

又誰知周氏妻染下病恙、藥不効神不靈一命身亡。

因此上接你来夫婦和暢、幸許妻多賢淑性情溫良。夫妻感情怎麼樣了啊。

她与我夫妻情深義廣、蒙祖德生下了兒女一双。員外爺、那還是你祖上有

德嘛、保佑着你呀。

桂枝女保童兒俊秀之像、還望兒到後來改換門牆。

又誰知周氏妻染下病恙、藥不効神不靈一命身亡。

因此上接你来夫婦和暢、幸許妻多賢淑性情溫良。

為夫的要出門去取賬項、家庭中大小事要妻承當。員外爺、家務之事、你就盡

管的放心去呀。「我還有幾句要緊話、叮囑与你呀。」「叮囑甚麼要緊話呢。」

兒和女望賢妻耐心教養、這是肯定的、放心吧。切不可分彼此前子後娘。這

是甚麼話、哪兒分彼此啊。

婦道家守深閨節烈要講、倘若是喪廉恥臭名永揚。你尽管放心、我不會這樣

的呀。

待奴婢要正直有罰有賞、凡為人要講究禮儀綱常。那你出去多長時間能回啊。

出門人問婦期時間難講、買壳畢帳收完急轉回鄉。好啊、你講的話嘛、我謹

記在心。

這一番囑託言妻記心上、切不可把夫言付与汪洋。哎呀、員外呀。

【侯氏回詞】

聽夫言不由妻眼淚直漫、苦命妻有一言夫聽的端。又有什麼話、請講無妨哪。

遭不幸二双親早歸九岸、丟下妻独一人浪裏行船。

年輕輕女流輩無人照應、那時節苦命人好不心酸。是啊。哪箇死了父母、哪箇不淒涼呢。

妻只望成人後找好侶伴、妻前夫名陶青無志之男。你前夫陶青、你跟他感情怎樣呢。

妻跟他有數載生活難辦、終日裏受貧窮缺喫少穿。哪箇受得了呢。

因此上妻與他兩下分散、為妻的才與夫配合良緣。是的哦。你來到我家、我曉得你好啊。

妻進門到今日將近半年、凡百事你的妻總是耐煩。是够耐煩的呀。還撫養了一箇兒子一箇姑娘呀。

知者的說兒女不聽教管、不知者說為妻起心不端。你德性方正。撫養兩箇兒來、別人講得甚麼事呢。

奴的夫要出門去把馬販、丟下了你的妻獨守孤單。我收賬嘛、過不了幾年我就回來。

但願夫帳收清早日回轉、也免妻在家中常把心耽。我有什麼好耽心。你要耽自己的心、耽家裏的心哪。

家中的大小事有妻調辦、請夫君在外面把心放寬。那我也就可以放心去了的。夫妻們叙衷腸天色已晚、是哦、時間都不早了。尊一声我的夫君且去晚安。若

沒有別的、明早起行、那我就早早休息、行不？「員外爺。你就要出門嘛、那一定要謹慎小心、你快去休息、明早還要早起來呀。」是啊。我去休息啦。」

家中的大夫妻安宿。次日、李七出門去了。

列位呀。他兩箇舍不得也要舍、到了第二天早晨、囑咐了些言語、李七販

馬去了。那要去內蒙古販馬、看幾時回、還有箇曉得呀。

單說侯氏失了家教、水性楊花、丈夫不在家、愛上孫通、暗地苟合。

單說侯艷娘哦、離着我的賢婿時間長了、自小是失了家教的。丈夫走了、保童。桂枝兩箇娃兒、前面兩箇短命鬼、好比是眼中之釘、肉中之刺啊。姆媽死了、還有填房的啊、這箇老雜種哦、他出去兩年多還不回、放在屋裏、造業（孽）了。她造甚麼業呢。她吃飯有着落、又不愁喫、又不愁活、要李七販馬死了。她造業呢、不是背後罵保童啊。一箇叫孫通的、李七屋裏的僕人、他不是箇好東西。這箇奴才幾大的胆子、把茶遞給老板娘、就好遞茶、侯艷娘在接茶的時候、這箇奴才就把老板娘的手一捏。這是做麼事、他要投石問路、嚇得侯艷娘好一会在發發愣、她要不發愣、就是答應、要是發愣、不是錯了、把這手一捏一揪、這箇侯艷娘把腦袋一歪、把牙齒一笑。哎哟、這干邪的、把我的手都捏疼了哦。書寫到這裏來了、我就不往下說了、再說了、老爹爹心事心悶的。

過了半年、被保童看見幾次。

這一對狗男女、惡事成了、勾搭成了姦了、幾大的胆子。而且是姑娘成了人了、桂枝滿十六歲、保童滿十四歲。全家之主、員外老人家、李七到內蒙古販馬、有兩年多都沒有回家。現在保童足足滿了十六歲、桂枝到了十八歲、一箇後娘當家的、兒子沒選媳婦、姑娘沒選人家、她這幾件都不管的、兩箇人私通哦、像一對夫妻、那是她的合願啦。保童剛放學、「我的老子囑咐了我的、我的姆媽是我老子的繼室、還是我的娘。」每天放了學、到門前要作上箇揖、要到姆媽的房裏、拜了姆媽。「姆媽哦、我回來了。」這日回來、走到門前、把揖作了之後、把姆媽的房門一推、滿臉都紅了。轉

頭就往外跑了。看到麼事呢。看到奴才孫通哦、幾大的胆子、在姆媽的榻前站着。侯艷娘臉都沒有紅、看見了兒子轉身就走的。

侯氏怕走漏風聲、想將他兄弟害死。與孫通定計。

「保童啊、你這箇短命鬼、跑甚麼跑。我叫孫通給我擦涼席、你跑甚麼跑。」兒子臉一紅、到了自箇兒房裏、幾愁哦。「我的爹不在屋裏、我的姆媽做些羞人的事。家醜不可外揚哦。」單說侯艷娘這箇婆娘一想、「這箇短命鬼他老子兩年多都沒回、要是回來了、這箇小短陽壽的、說給他老子聽了、那我還活得下去哦。我要想箇辦法、把這箇短命鬼去掉。他也不是我生、也不是我養、反正我是我。把這短命鬼去掉了哦、那箇日子。那箇姑娘嫁箇人、那我就用不着養着。那老員外要回來了、我想點兒辦法、把那箇老家伙棄死。我把孫通招到、要孫通那家伙來下手。這也是箇禽獸啊、孫通姓孫、我姓侯、我們孫侯要有一箇鬼接受。」到了晚上的時候、侯艷娘把孫通喊到房裏來了。這一對狗男女、要定計把兒子姑娘都去掉他。

二 侯氏對孫通

叫一声孫通且坐定、坐着啦。我有言來聽分明。有麼事講、我聽着哩。

只因我走背時運、嘆、背時運。所嫁二夫不称心。他們不称心、還有我在。

先夫陶青窮光棍、是箇窮鬼。顧了吃來難顧身。就是哦。

直說後夫好家景、你幾好看。穿袖着緞又戴金。我還是劃得來。那箇老鬼他幾多不回來。

可恨老狗在外混、丟下老娘打單身。急死人。還有我在這裏。

誰知老天早注定、是的。你我二人結私情。是的、哈哈。

看來你我有緣份、還怕一旦漏風聲。

我現在直接把你問、你願長久或零星。我要你選吧、還是要露水情。

你說露水那我就你要你命、哦？老娘要你活不成。那幾時那箇老鬼回？

那箇老鬼聽了定相信、捆你進衙受苦刑。哦、你有箇辦法对付那箇老鬼、是

不是？

要想長久我們就把主意定、定麼主意、你聽不聽的。先除保童掉他的根。那

要是老鬼回來怎麼辦？

若是老鬼回原郡、怎麼辦？我就辦酒勸他、把他勸得醉。是的。

謀死秋菊丫環命、害丫環做啥？說他因姦謀殺人。先把他勸醉、然後把秋菊

丫環弄死、弄他房裏。

那時你我二人才安穩、我倆同偕到老永長春。哈哈。

孫通、老娘為你心用盡、是的。好好報答我的恩。

【孫通回詞】

聽此言不由我心中歡喜、知道我看你担惊受怕嘛。你說的正合了我的心機。孫通、你要想箇法子。

這兩年你对我有情有意、我二人可說是如膠似漆。

想一想我怎麼舍得丟你、我早就想与你做長久夫妻。不忙哦、你想与我做長

久夫妻、那你為啥。

總担心你丈夫回到家裏、我也是這麼想哦。我本來想謀你夫話不敢提。那你

合了心願了。

你今天既說出這條妙計、我孫通對於你無限感激。只等到今晚上二更鼓起。到

二更鼓起麼樣啊。我就要殺保童一命歸西。孫通、那可要安排周密了。

我二人先安排牢籠之計，到時候依計行害死李七。孫通、我兩箇人說了說，不知道能不能成啊。

但願得謀事成天順人意，是哦，不錯的。我二人做一對長久夫妻。哈哈。

二人商量，桂枝聽見，大驚，快去借了幾兩銀子，拿了保童的衣服，送到學中去。

婆娘需要除掉保童，要桂枝遠嫁了。這一对狗男女在密謀的時候，沒想到隔牆有耳，有人晚得了哇，誰晚得了哈啊，不是丫環晚得了，那是姑娘桂枝、保童的姐姐，她隔着窗戶聽到了。「我的這狠心的娘呀，我的老子不在屋裏，不知廉恥，還以為我不知道。」其實桂枝要大些。桂枝先注意到保童逮着姆媽的醜事。桂枝早就晚得，連誰都沒說的。可憐桂枝這箇娃，連忙跑到自己屋裏來，把零用錢，平時苛刻攢的這箇零花錢拿了出來，到兄弟房裏拏了些換洗的衣服，連忙往學裏來。

路上碰着，將始末說明，叫弟逃走，洒泪而別。

保童還沒有放學呢。可憐桂枝這箇娃，兩箇脚底滑得跌跌顛顛、顛顛跌跌，不管是路的高低，一路行走如飛，走到半路，保童放學回來了。「姐姐，你怎麼如此慌張，有麼事呢。」「哎呀，兄弟呀。」把兄弟拉到路旁邊，把那箇屋裏面的事一說，姆媽策謀的心機，全部原原本本，說給兄弟保童聽了。「兄弟呀，都是我們母親死得早，生的不好，今天晚上二更他們就要下手，你不能回家，快跑啊。」把那換洗的衣服拏出來，把平時攢下的銀子，交給保童，叫保童赶快走。「今晚上要是回來了的話，你的性命就難得保啊。」可憐保童把這箇銀子接到。一屈膝，跪在姐姐面前。「姐姐，你報信叫我走

了，那你回去怎麼辦？姐姐。想到我們失散，何時相會呢。兩箇人洒淚而別。姐姐先回去了，兄弟跑了。

桂枝回家，侯氏不見保童，找尋不見，打桂枝要她去找保童，只得出門乞討，不表。

因為余下我難講兩頭話，一支筆難寫兩行字。回轉話頭，我要再講桂枝回到家中來了，沒有說甚麼事，兄弟沒有放學，怎麼都長不到的。那後娘倭艷娘就問她。「桂枝啊。保童怎麼還沒有回啊。」「母親哪。莫不是先生放學晚了，那早晚是要回的。」到了晚上沒有回，到了第二天早晨，保童還是沒有回。侯艷娘這婆娘一想，「這是誰走漏了風聲呢。這箇小短命跑了，這是少箇煞星嘛。」「桂枝啊。你給我老娘去找啊。把保童找回來，找不回我打死你。」「娘啊。兄弟犯了事。我到哪裏去找呢。」「你這小短命鬼，不聽話我打死你。」這一耳巴子打得桂枝沒得話了。桂枝這一晚被後母阻擋在外，讓她去找兄弟保童去。一晚上沒得喝，這箇可憐桂枝哦，被驅趕出來了，到底是討飯討水，後書還有交代的。

再說保童一日逃到寧保地界，松林被強人搶去包裹，松林中頭。

回轉話頭，再講李保童。他才十六歲，晚母下了狠心腸，要把他殺了。姐姐送信，我赶快跑。急急如漏網之魚，匆匆如喪家之犬。這箇男孩遭的惡罪不少哇。有一日逃到了寧保地上，路過一箇寒松林，沒有防到這箇樹林子裏有一箇打劫的。「喂，站住。」來了一箇盤問的一下子沖出來，一棍子一打。保童少爺把腦袋一歪，一棍子把這箇膀子打過去，看着保童被打昏了，再走上前來，看他穿的衣服，像箇有錢少爺，把外面的衣服一剝來，踢了一脚，把他踢到溝裏了。列位呀，這箇山上有吊睛白額猛虎傷人。有一些獵

戶為了捕老虎、在山上要挖一些坑、插些鉄釘子、上面蓋着些樹葉子、插一木牌子、行人道彎道而過。就是要過路的一些人、走彎一步。沒有誦過書的不認識字、還是蠻喫虧的。回轉話頭、再講保童這箇娃兒、把衣服脫了、「哎呀、好冷呀。」在路旁的溝裏睡了一宿、強盜搶去了我的包裹、剥去了我的衣服、這如何是好呢。」往前面走的時候、那箇樹林是箇桑樹林子。他一看這箇小山路、一邊是桑樹、一邊是松樹、把腰帶接下來、打上了疙瘩、把脖子往裏一伸。「姐姐。我對不起你呀。」保童吊了半天還沒有吊死。把眼往下一瞄、一想。「我保童哪。你人倒了霉、吊都吊不到。你叫落在地上、還站在地上、這怎麼吊得死呢。脖子是伸進去了、可還站在那石頭上、那怎麼吊得死。」把眼睛一閉、腳上用力、把那站石一蹬、也就落了空啦。這樣死也死不成、活也不得活呀。

虧張劉氏相救。張劉氏帶女兒月英採桑。劉氏之夫張容早故。

這是天佑有福之人嘛。有一箇劉寡婦、人稱張劉氏。本名姓劉、老板姓張。老板名叫張容、乃是箇誦書的、死了。有箇姑娘叫月英、可憐娘倆造業、採桑葉餵蚕。娘倆正在桑樹上的時候、忽然聽到了一陣樹葉枝丫嘩嘩聲。「這是麼事呢。」她的姆媽劉寡婦把桑葉一擦、仰着臉一看、有人要上吊自盡。「月英、趕快來哩。」娘倆走上前來、姆媽把保童身體抱緊、往上一送、左右一擰、把保童放了下来。劉寡婦老人家把鼻子一摸、有氣、才吊上一陣。「月英、來、我們把他擰上、把肩膀搭上、把腰纏住、幫他活活氣。」把保童扶回來、饅頭開水、饅頭包子。把牙齒撬開、把那瓢跟花（棉花）朝着嘴裏滴、滑下喉嚨管、「呃、呃、呃」了兩聲。「哎呀、這好了、這好了、這好了。」把他身形一瞄哦、幾美的娃啦。

問了保童因何自縊。保童說了苦情。劉氏母女把他帶回。劉氏收保童為義子、留家讀書十六歲。

「你是何方人氏、為麼事上吊呢。」老媽媽。你哪裏知道哇。」未曾開言先落淚。把事情經過、原原本本地向劉寡婦講了。原是老頭李七販馬、老頭在屋裏、被一箇後娘要害他、是姐姐幫他跑出來。「保童。你叫我干兒子吧。」劉氏本來是箇寡婦、也沒箇兒子、把罐子裏的藏錢拏出來、把保童送到學裏讀書。這箇先摺下、先問列位、人死了錢是沒得用。家裏有活的、這箇是好事。那很不得了、銀錢如糞土、把錢拏出來、把他送到學堂裏去讀書啊。保童的才學也好、在屋裏讀書很不錯。甚麼三教九流、諸子百家、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那誰不是混着背。列位呀、這箇倒是蠻喜歡的呀。干兒子的、干姆媽是看不够哇、有時候保童溫課。「干媽。你沒事麼事呀。」娃哩。我的乖乖呀。為娘的我看不够哇。「你要是看不够、我湊近了給你看看呀。」「你這箇娃呀。不是看不够哇。你長得真是箇乖乖。」「這箇人長得漂亮、看不厭。」一晃過了段時間、在學裏還沒回家。

一天早晨、劉氏叫姑娘送茶保童。月英也有十六歲、就思起終身來了。

那天早晨、劉寡婦喊月英。「月英。你和你哥哥是同年。保童、天大的緣分、你小緣分、為娘我沏壺香茶啦。你送到學去、送給哥哥喝啊。」「姆媽。好的。」姑娘答應了一想、「我這箇鬼姆媽、她蠻喜歡我這箇哥哥、我也喜歡我這箇哥哥、我這箇鬼姆媽也知道撮合我們。這也叫男大適婚、女大適嫁。」月英手託香盤、輕移蓮步、送香茶哩。我們來点兒反串唱戲。我們不是專業唱戲、唱不好的、你們還要原諒一下。為了活躍氣氛、吊吊胃口嘛。「我的娘啊、我的娘。叫我送香茶到學裏、正合我的心意。我的娘喜歡我的

哥哥、可我也喜歡我的哥哥、正合我的心意呀。」

三 張月英自嘆

張月英清早起領過母命、母命我送香茶哥的學門。
可嘆我苦命女父早命殞、虧我娘撫我到一十六春。
二八女到如今尚未許姓、不由我此時刻自嘆終身。
也不知我將來身落何郡、也不知娘將我許與何人。
又想起保童哥品貌端正、眉又清目又秀一表斯文。
月英女愛上了哥哥人品、哥比那呂奉先不差毫分。
前後思左右想主意已定、這香茶好似一說合媒人。
我不免對哥哥直接言論、顧不得羞和恥當面許婚。
一路上快如梭擡頭觀瞬、不覺得來到了哥的學門。
又只見門關閉雙腳站定、叫一声保同哥快開學門。

「哥哥。開門、開門呀。」是誰在喊開門哪。「是妹妹在喊開門哪。妹送香茶來了哇。」你怎麼送到學裏來了。來做廢事啊。「送香茶的呀。」除了送香茶、有甚麼話要對我講哪。「哥哥。那就請聽哪。」我聽着、講吧。

（月英宣）清早起領過了母親言命、母親說甚麼呀。母命我送香茶哥解渴心。

哦。

尊一声保童哥且把茶飲、我喝過啦。我的娘還叫我陪伴哥身。

（保童宣）賢妹妹你不要胡言亂論、沒有胡言亂論的。塵世上有哪裏兄妹成

親。成親多哩。

我的賢妹妹、快回家對母親與我代稟、裏廢事。只說我多感謝疼兒娘親。哥

哥。母親怎麼疼你。

命先妹送香茶愛子心盛、異日後報答娘慈善之恩。我們兩箇成親就是報答。
快回家怕母親在家久等、莫在此耽擱了我的文章。哥啊、哥啊。

（月英宣）保同哥說的話錯把話論、怎麼錯啦。妹与你併不是一母所生。我

是知道你喜歡我的。

妹愛你人品好美貌端正、妹愛你誦詩書刻苦用心。是啊。

妹愛你人正直忠厚本分、妹愛你才学好肝胆照人。

妹今日自許婚哥要允、莫辜負為妹的一片痴心。妹妹啊、我有句話對你講來。

（保童接宣）聽此言不由我怒氣難忍、恨不得執家法打死賤人。

婚姻事你怎麼不遵母命、誰叫你失廉恥敗壞名聲。

怪母親對於你失了教訓、將賤人推出去我要關門。你关了門啊、我告訴母

親你調戲我。

（保童下）月英自言自語、「好啊。你把門關了。我回去對媽說假話、我說他調戲我囉。」（下）月英果然回家對母說假。「哥哥拉倒我要成親。」劉氏

大怒。不一會、保童放學。劉氏手執家法、怒打保童。「奴才枉誦詩書。」

月英一旁莞笑。劉氏聽得猛然醒悟、知是女兒有意、連忙陪不是、「錯怪我兒。望兒莫記在心。」不多日、月英求母許婚。劉氏對保童直言。保童拜了岳母、遇朝開恩比。劉氏備酒。

我們月英姑娘哭哭啼啼往回走。回到家，看到母親劉氏。「我讓你給哥哥送茶，你怎麼哭成這副樣子了。」媽呀。他調戲我。「這箇奴才，把他喊回來。」保童回來了。「你這奴才，枉誦詩書，還調戲妹妹。收拾家法。」母親

哪。孩兒冤枉啊。」他在求饒，那旁邊的月英在呵呵偷笑。媽媽劉寡婦偷偷一瞄，「不對呀。那兒子在求饒，姑娘在笑。哦，保童。為娘的聽信你妹妹的鬼話，害我差点兒誣陷兒呀。為娘又錯怪你啦。」母親呀。你明白了就

算了。」把話說完了，這箇媽媽知道姑娘是愛上這箇兒子了，讓他們兩箇成親。這不是我養的兒子，我叫他干兒子。我後半生還是要一箇依靠的。想

到這裏，劉寡婦把保童喊到面前。「保童。」娘。「我把你妹妹許配給你。」

「這万万不妥。我們是兄妹啊。」你姓李，我的姑娘姓張，本不是一家人。」

「把這話說完了，保童趕緊跪下，」岳母大人，在上，小婿參拜。」劉氏一笑。

媽哦，頭髮梳得好漂亮。保童哦，換了箇新衣裳。「保童。」岳母。「今年

是大試之年，你要進京趕考。我囑咐你幾句話。」但不知岳母有何金玉良

言。那就講着，当着為婿的面。」

四 劉氏與保童錢行

見保童要進京忙把酒擺，為岳母有一言細聽開懷。媽。你就講吧。我有聽到。

會記得那一年我把桑採，天氣熱我母女打坐石岩。太熱，不就是要坐一下嘛。

忽聽得松林內悲聲哭壞，母女們進松林救兒下來。沒有您，就沒有我的今天。

那時節我也曾問過好友，你講過被晚母趕出外來。是啊，不就是晚母趕我們

啊。所以我就出來了。

松林內遇強人魂飛天外，劫包裹兒自縊令人悲哀。

帶回家由於是親生看待，花銀錢將我兒送進書齋。是啊，多虧了岳母。沒有

岳母就沒有我的今天。

辛苦兒誦詩書聰明可愛，將女兒終身事願許合偕。

但願你進京都身受頂戴，但願你得高中位列三台。岳母啊，那我就借你吉言。

我百年歸山後屍埋郊外，只望兒清明節祭掃墳台。還用你說的嘛。我一定会

辦到的。

保童啊，保童。但願你做了官良心莫壞，切不可忘恩義母女分開。

【保童回詞】

蒙岳母辦酒宴小婿愧領，在席前囑咐言謹記心房。為娘的受苦了。還指望你

養老送終的啊。

想為兒那一年松林弔頸，虧岳母搭救了小婿殘身。常言講得好，「救人一命嘛，

勝造七級浮屠。」

請先生教為兒習誦書本，不惜錢只當是岳母親生。你要是高中了皇榜，切切

不可忘記了我們兩箇。

這恩德雖殺身難以報盡，又不棄認半子親許婚姻。保童啊。高中之後，你有

沒有甚麼打算。

接小姐挾吉期花燭合盞，接岳母到任所同享華榮。為娘還有些不放心。

言雖長夜已深話不多論，兒明天天明亮好登路程。天不早了，是啊，不早了。

次日，保童辭別岳母，進京不表。

列位呀，這真是岳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鷄都叫了幾遍了。到了第二天

早晨，保童辭別了岳母，辭別了新婚妻子，然後啓程上路。他要進京趕考，

不曉得保童進京趕考的結果如何、後統再做交待。

單講李七、在內蒙古販馬兩三年、思家、收起賬目、那一天回來。侯氏忙叫孫通謀死秋菊、口放床上。侯氏備酒、与夫接風。

回轉話頭、不講他孩子、講他老頭。這李七到內蒙古去販馬。這箇馬販子可是箇大生意。他不是那些油販子、各箇莊做些小生意。在內蒙古販的馬、那是成千成百、叫戰馬。一箇要本錢、二要眼色、三要手藝。看走了眼、那時不行的。又要收賬、又要銷貨。這箇錢是不好賺的。誰做哪一行都是不簡單的。李七人穩重、在外面把賬一收、一合計、整整賺了箇兩千銀兩哇。把賬都收齊了這些銀兩、「我要赶快拿回家啊。」把銀子換成銀票。拏銀子不容易拏、一千兩就是六十斤。那銀票是張紙。帶着紙、乘船就不引人注意。他即日上路、匆匆忙忙趕回來。路上免不了喝酒。生意人嘛、還是要應酬的。有人先把信兒帶回來。侯艷娘一聽、「哎呀、老家伙。這箇老不死的又回來了。他一回來我就不好辦了。孫通、你的老爺要回來了。」他要回來啦、我就不好下手啦。」把秋菊丫環。把秋菊掐死、把她的衣服一脫、脫得光溜溜、把她放在床上、我再擺酒、給老家伙接風。把菜酒給他喝。喝了菜酒、讓他人事不省。把這箇老家伙放到床上、然後去告官、說他酒後亂性、強姦丫環、逼姦不從、殺了丫環。到衙門把案一報、老爺把他的罪一定、把這箇老家伙去掉了、你認為如何呢。」這侯艷娘把辦法想好了、交代了後事、備上了酒菜、等丈夫回來。孫通接了差使、連忙到了秋菊的房裏、孫通該是先姦後殺。他為麼是先姦呢。怕老爺驗屍。把一箇秋菊活活給謀害死了、把衣服一脫、把被一蓋、都做完後、員外回來了。先是看侯艷娘、那一走、身子都歪了。」哟、員外爺、你回來啦。我的心都想疼了。」

她就勸員外喝酒、喫菜。

五 侯氏与夫接風

今日夫君回家轉、你妻心中好喜歡。
自夫出門把馬販、為妻時常把心耽。
一去數載不回轉、為妻在家苦不堪。
兒女不聽我教管、每日在外專貪玩。
今早在家吃了飯、出外遊玩未回還。
晚上定要回家返、夫請飲酒莫心貪。
你我夫妻是老伴、把苦向夫談一番。
內外之事心操亂、千金担子一人担。
每日望夫肝腸斷、把妻眼睛都望穿。
今日為妻心意滿、勸夫暢飲莫阻攔。

「好、我喝。這我喝不得了。」「這差不多了。我去喊孫通、把這箇老鬼抬到丫環床上去。」他二人又用麻繩將李七捆好、放床上。天明、侯氏投了保正、拿銀買通了刑房仵作、到衙告狀。西平縣換了一位新官趙龍昇堂、佞侯氏。「啓稟老爺。我夫李七出外販馬三年、今歸家喝了酒、趁酒性、強逼丫環秋菊不從、我夫將丫環殺死。求老爺發落。」

員外兩三年都沒有回來了、還是她好看、那一歪一扭一笑、女子一笑百媚生。特別是好看的女人、一笑就更好看。她用胳膊這樣、一笑把老員外一拱、員外拏酒杯正要喝、喝得盡興、這箇酒喝得越發美。喝了菜酒無力、員外的腿

發軟了。這兩箇拳麻繩把員外一捆、擡到床上、放在秋菊旁邊、然後就把門鎖了。把房門一鎖了、侯艷娘這婆娘連忙讓孫通拿銀子、把衙門上下都打點。把班房牢頭都買通、等着老爺上堂。老爺是走馬上任的新官、侯艷娘就上堂報案。「啓稟老爺。我的丈夫李七出外販馬回來、喝了酒、酒後亂性、強姦丫環不從、把丫環勒死了、求老爺發落。」

老爺坐轎觀現場、驗傷。件作報、「果係因姦殺死丫環。」姦夫在場、臬官命裝驗丫環。吩咐拍李七進衙。酒醒、神智不清、難問詳細、收監。侯氏催案幾次、等清醒再審。給他飯食、過了幾天精神恢復、老爺坐堂提審。

老爺姓趙、叫趙寵。「啊、人命關天。手下的、現場抓人。」老爺坐着八乘大轎來李七家驗屍。件作、管着化驗的叫件作、現在叫法医。把屍一驗、報、「床上確實有一女屍、鼻子眼睛有血道、身無寸傷。這女的身無寸傷、一点兒沒有傷。」叫穩婆來一驗、這女的是因姦非命、殺了人。老爺又叫人一看、員外還在床上睡。「來啊、把他赶快搖醒。」李七人事不省。「侯艷娘。你去準備棺材、把這箇丫環安葬了吧。」「是。」老爺擺道回衙、把李七放在牢裏。交箇年紀大的、將他弄醒。掣碗水來、喝一口、把水一噴、嘍、往臉上一噴、這人就醒了、手足還不能動、藥喝多了。老爺說、「手下的、你們好好看着他、他不是把丫環強姦致死的、在床上睡着、怎麼手足也不能動呢。」老爺覺得不對勁。侯艷娘又來見了幾次老爺、老爺想、「你員外因強姦不從、殺死了丫環、怎麼手脚被捆着呢。」「啓稟大人、我是怕他跑了。」「好、你暫時回去。老爺等他清醒了再審。好好給他飯食。」「是。」手下的人把飯食都準備好了、給李七吃。過了兩天、人就好了。人一到、恢復了神智、掣眼一瞄、「我在牢裏坐着呢。」牢頭問李七、「你知道為麼事。老爺馬上要提審你。叫手下人稟報老

六 李七上堂

爺、手下人連忙喊、「啓稟老爺、李七醒了、可以提審。」「來呀。將殺人犯帶上堂來。」「叩見老爺。」「胆大殺人犯、強姦不從、殺死了丫環、快快招來。」

臨法堂戰兢兢哀哀告稟、容小民名李七哭訴衷情。李七呀。你祖輩在這裏作何生意。

民祖居李家寨實蓋一境、民祖輩數代人販馬營生。你祖輩販馬、到你這做何事。

小民我繼祖業販馬為本、結髮妻何人。結髮妻周氏女賢德之人。結髮妻是周氏、你們兩箇感情如何。

我夫妻情似海相親相敬、蒙祖佑生二女兩箇嬌生。那就不妥了啊、夫妻恩愛、你再往下講。

万不料周氏妻身染重病、藥不効神不靈她一命歸陰。李七呀、照你剛才說來、侯氏是你後統的。

丟下了兒和女年青骨嫩、接後妻侯氏女到我家庭。（把侯氏接進門後）你是什麼時候去販馬的。

年余後去販馬離鄉別境、家屋事託侯氏一手担承。其他事情本與我不問你、但問你、販馬要多少時間。

一出門有三載才回原郡、回來後情況如何。侯氏妻他對我格外殷勤。是怎麼樣的格外殷勤。

將酒菜擺桌上畢恭畢敬、併不見兒和女兩箇嬌生。你一回來地擺酒接風、接風席上說了些甚麼事。

彼時間我就把侯氏來問，她言道去遊玩未有回程。

在席前斟我酒勸我暢飲，將那酒喝在口裏在難吞。酒是好酒為麼么是難吞呢。

你接着講。

不多時酒性發頭昏腦悶，渾身上只覺得冷汗淋漓。侯氏說你乘着酒性強逼丫

鬟不從，又害死了丫鬟。

頃刻間知失覺人事不省，殺秋菊小丫鬟併不知情。拋你所講，你來坐牢那你

都知不道。

又不知是為何身陷監禁，說逼姦小民人併無此情。若併無此情的話，你還有

甚麼話講。

要望求大老爺高懸明鏡，查明了這冤枉永不忘恩。

「手下的，把他押到牢去。你們不要難為他。」老爺你要作主。」

老爺審畢，知有原故，不用刑，猶仍然取監，賜之飲食，一面差人查訪。

各位。這位年輕的老爺，把李七一問，有些疑惑。看到李七實在，不是壞人，就吩咐手下的人，你們不要為難於他。時間待長了，現在不能用刑，老

爺退了堂之後，連忙派手下的人，要去私巡訪查，到李家寨，要去訪查誰。

看李七這簡人，在外面的口碑、品行甚麼樣、為人交際如何、這要清白的啊。手下的人不敢違抗，他們私巡換成便服，就裝成做生意買貨的，有裝

成貨郎有打鼓，就到李家寨來訪查了。逢人就問販馬的李七這簡人品行麼樣。我們這簡李家寨李七是箇甚麼樣的人，是箇本分人、人又仗義、又規

矩，就是屋裏是箇使壞的、原配的人是極好的人、屋裏是姓侯，一箇不清白、訪查的差人一聽，哦，回頭一想，這李七家是不錯的，我們趕快去回

復老爺，幾箇差人回到衙門來了。

李七坐在牢中，細想為何不見兒女。

回轉話頭，講講這老囚李七。因為這箇朝代不同，現在八十不老，六十不

稀。現在李七是年紀五十，所以說他是老囚。可憐這老囚李七在牢裏坐牢、

好幾天過去了，沒人送牢飯。「我坐了班房，侯艷娘讓我喝酒，我問我的兩

箇兒女開起玩笑。我要坐牢，兩箇娃怎麼不來看我呢。保童、桂枝我的兩

箇兒啊。」想到這裏來，落淚傷心。這裏講李七哭監。他在牢裏哭，請各位

聽衆看李七哭監是哭些麼事，列位請聽。「唉。我的一對兒女到哪裏去了。

為甚麼那箇酒一喝，我就昏迷了，就遭這箇不白之冤。那天命啊。」

七 李七監中嘆

痛傷情不由人珠淚滾滾，好一似刀割肉亂箭穿心。

我祖輩光行善周濟貧困，做販馬不欺心買賣公平。

我也曾體祖德忠厚為本，哪知道善門家遭此難星。

大不該去販馬離鄉背井，細思想前日裏剛回家庭。

侯艷娘她對我格外恭敬，怎不見兒和女兩箇嬌生。

為甚麼那箇酒味口不正，為甚麼一喝下倒在塵埃。

我坐牢她為何不來探問，兒和女為甚麼不來牢門。

莫不是侯氏婦起心不正，有私交想害我一命婦陰。

最担心兒和女兩條性命，或是生或是死併不知情。

這也是我李七背時倒運，積善家落此景天地寒心。

但願得臬太爺清如明鏡，案察清冤辨明放我回程。

李七監內嘆。

「冤情沒有白、我還是只有坐牢。」可憐把簡李七哭死了、一双兒女沒有照面、特別是侯艷娘。有衙役告訴他說、「李七。是侯艷娘把你告嘍。說是強姦秋菊丫鬟、逼姦不從、殺人滅口。」所以李七哭着就明白了、要怪人哪、這簡後來的不是。我的一双兒女還在不在哦。我在外面幾年都沒有回、侯艷娘那婆娘在家裏做了些麼事啊。只好這樣。縱然掏尽三江水、難洗今朝一事羞。想必那簡淫婦、做了些醜事、借刀殺人、她在害我。」他又在想、「這簡後來的姆媽、畢竟好人還是少些、這簡侯艷娘把我害在這裏。知果老爺還是箇好人、如果老爺為官不清正、要動刑的話、我就不活了。」他在牢裏哭、從下午飯哭到了元灯時候。到了元灯、他大哭一声、「想我李七、沒想到我如此。」想到這裏、還是傷心落淚。他在傷心落淚、我就把他按下、暫不說他。

外面有人聽。此乃何人。乃臬官的夫人桂枝。李桂枝自那日被晚母趕出來、逃到堰城、路傍大哭、遇一老差人石忠信、帶到衙、交與鄭臬令、收義女、許與內侄趙寵。趙寵今年中進士、做了西平臬正堂。桂枝就是夫人、聽丈夫審案李七。故到監盜聽。聽知是父親。

誰知道臬牢囚外面有一箇人在側耳細聽。列位啊。這是箇關鍵人物。是箇麼人。不是別人、乃是臬官趙寵的妻子、臬官的夫人。你們說我這是鬼話。一箇臬官的夫人、她怎麼在牢獄外頭在看這簡老囚在哭監。她在做什麼事呢。這有箇緣故。因為有人報案的時候、說有簡李七殺了丫鬟、老爺嚇得趕緊說給夫人聽。夫人是哪箇呢。這簡臬官夫人不是別箇、就是保童的姐

姐李桂枝。說起來話長、那一日把保童送出去、她的後媽把她趕出家。可憐她在外面、像浪裏浮萍、走到堰城、在路旁大哭。有一箇差人、被哭聲引了過來、他姓石叫石忠信。在衙門幹事。他說、「姑娘。我這簡老頭子是箇孤人、我什麼親人都沒有啊。你是哪裏人。」「哎呀、老伯伯。」把自己的事如實如裏、前前後後、左左右右、細細節節、彎彎曲曲、都說給石老伯聽了。石老頭石忠信說、「我的老爺姓鄭、鄭大人。他也沒兒也沒女、想收箇干姑娘。」叫桂枝、「你和我回衙門。」把她引到了堰城、把老爺請來把情況一說、認了桂枝作了干姑娘。鄭臬令的夫人姓趙、趙夫人一聽這箇姑娘沒有選人家。「老爺老爺、她是極好的姑娘、選我的舅姪兒子吧。」趙氏夫人有箇舅姪兒叫趙寵、今年中了進士、由鄭大人做主、將義女許給趙寵。兩箇人把堂一拜、就結了夫妻。這簡叫趙寵的進士老爺、做了西平臬的七品正堂。再說夫人李桂枝。老爺趙寵要下堂的時候、心想、「我的老爺審的案子叫李七販馬。本來天下之大、姓李的大、排行老七的又多、不是我的老頭哪。」老爺在審案的時候、夫人在一辺不斷地瞄、後來老爺退了堂、到了無人的時候、夫人就到了牢、看到牢頭們。「你們莫吱聲、我就站一下子。」站一會兒、側耳一聽、那簡老囚李七在監哭。「我苦命的老子。」李桂枝曉得是老頭李七、「老子被晚母所害、好狠毒的心啊。」連忙就輾轉回到了衙門。桂枝夫人一想、「我就要寫狀、為我老子平反昭雪、要申冤。」可憐李桂枝沒有讀過書。因為以往的朝代不同、說女子是賤人、沒有幾箇能讀書的。這簡桂枝一想、「要寫狀、還是要求我的老爺代我寫狀。」想到這裏、就来到了書房了。「書伴。老爺在不在。」老爺有箇書伴、不是書本的本、陪伴的伴。書伴說、「夫人你坐下。容我把老爺請進來。」書伴走到

內堂來了、連忙做請。「啓稟老爺。」「書伴。有麼事。」「夫人有請。」「哦。那就把夫人請進來。」「有請夫人。」「來了。」「夫人。老爺有請。」「老爺。」「夫人有事。」「為妻的有一件事要求你老爺。」「你來內堂、為了甚麼。」

八 桂枝對夫

尊一声老爺夫且請坐下、我坐下了。為妻的与夫君奉杯香茶。給我倒杯香茶、有勞。

今日裏有一事求夫大駕、麼事、尽管講來。說出來要老爺設箇良法。你就講嘛。奴与你夫妻情恩比天大、夫若是不做主如同天塌。夫人說得這麼嚴重是甚麼事。這件事是老爺管轄之下、小事嘛。併非是一小事乃是王法。哎呀。到底是甚麼事。

妻說的就是那李七販馬、那他是酒後亂性、先姦後殺。他謀害了丫環。

提此情不由妻眼淚只潮。夫人哪。你怎麼哭得比死了姆媽還要傷心呢。李七是你甚麼人啊。

他本是我父親一点不假、你生身母親姓甚麼。生身母親周氏女爹的結髮。自与你婚配以來、我都没問你娘家的家事。你有幾姊妹。

所生我兩姐弟年紀不大、做甚麼事呢。遭不幸周氏母病婦黃沙。生身的母親已經離了人間、後來又怎樣。

才接這侯氏母來我家下、有箇後母。爹販馬有三載未有婦家。父親販馬三載未歸、這箇後母對你們又如何呢。

有誰知侯氏母太不像話、麼樣不像話。与家奴名孫通勾勾搭搭。夫人哪。這些醜事你怎麼知道了呢。

被兄弟名保童無意遇下、侯氏母怕漏風要把弟殺。哎呀。那你又是怎麼知道了呢。

暗定計被我知道心中害怕、那怎麼辦呢。借路費叫保童逃走天涯。你叫兄弟逃走了以後、後母對你又如何。

又將你苦命妻百般毒打、哦。她打了你。逐敢我將保童找尋回家。原來如此、難怪你到我家裏來了。

多蒙得石忠信恩高意大、是的是的。施憫隱他將我帶回縣衙。夫人你這一說我就明白了。

鄭大人將為妻取留膝下、妻才得与夫君恩愛結髮。夫人哪。你怎麼知道這箇李七是你父親呢。

聽夫言審案情李七販馬、是的。不錯。為妻的我暗到監外觀察。你到監外觀察、你怎麼又哭呢。

果是爹在監牢把苦嘆下、哦。你的爹在監牢裏嘆哭。哭的是侯氏母設計陷害。夫人哪。你還有甚麼要求、你就講嘛。

這件事望老爺親自上馬、到下面將案情仔細調查。你這是做甚麼。說到此為妻的屈膝跪下、起來起來嘛。望老爺救我爹把淫婦懲罰。

【老爺回詞】

賢夫人快請起坐倒說話、這箇案還請我的老爺做主啊。這案情也不必下官調查。老爺。我所講沒有一句假話的呀。

我相信夫人所言都是實話、因下官審了堂就有疑惑。我看看你啊。睡覺的時候都要琢磨琢磨。

拿被告睡床上不能言語、我的爹是為人所害啊。我斷定是有人設計害他。老

爺。人命關天的大事，決不能造冤枉的，要做主啊。

人命案非小可事關重大，那你是如何救我的爹啊。我趙寵卑職小有何良法。自

從我在牢裏聽見我的爹哭愁，我也難受。

賢夫人莫憂愁把心放下，你要把我的爹救出來，那我就放心哪。馬上就有

巡按來把案查。你說巡按把案查，那我怎麼辦呢。

叫夫人先寫狀等候大駕，老爺我不會寫狀。怕的是大人到束手無法。

不會寫請代筆那也不怕，所以我來求你，請你寫狀。說請我那你就倒杯香茶。

老爺，我倒杯香茶給你喝。我給你研墨。你給我寫狀。

「夫人要下官代筆，那你就去到茶。我喝了好寫。」「那好。」老爺把狀寫好。聽

外面鼓樂喧天，百姓挾道歡迎巡案大人。趙縣令帶衙役迎接大人進衙。桂枝

頭頂詞狀喊冤。大人坐堂，命帶喊冤人上堂。

「有香茶嗎。我給你代筆啊。」「好的。」「給你開一狀。」「好的。有這話，我

的心就好多了，老爺。」列位呀。這箇一節叫「桂枝寫狀」。桂枝寫狀，不

是桂枝寫的，是老爺寫的。老爺代替夫人寫狀詞，要為老囚李七平反昭雪。

把狀子写好，趙大人從頭至尾，原原本本又看了一下，看有哪些詞不得理。

把狀子先後看了一遍之後，把它祿了。朝廷馬上派一位巡按大人，要到我

們四平縣來查案，只等巡按大人來了，我的夫人好擊鼓鳴冤哪。夫人、巡

按一到，是地動山搖，逢山開路，遇水成橋，先斬貪官污吏，后除惡霸土

豪。巡按大人有尚方寶劍。如果巡按大人駕臨我們四平縣夫人哪。你可是

要赶快喊冤哪。李桂芝夫人一想，這也是我前世修來的，我的好老爺。若

是箇采頭鵝，那人那箇福是享不完的。他們兩箇商量好，又過了兩天，有

手下人稟報。啓稟大人，現在我們的城裏，鑼鼓喧天，說有巡按大人駕臨

我們西平縣。縣官趙寵連忙帶着手下的官員，到接官亭，去迎接巡按大人。

來了接官亭之後，趙寵連忙一下子跪倒，「卑職趙寵，迎接大人來遲，望請

恕罪。」「貴縣不必多禮，請起吧。」「貴縣。現在本巡按要到你衙門，你把

所有案件拏出來，本按我要各一查案卷。巡按：大人請。」趙大人忙起來引

了路，巡按坐的是八抬大轎，一會兒到了西平縣。要先讓師爺把所有的案

卷都擺出來。巡按大人要查閱案子，大人把案子正查着，那屏風外面有人

喊冤。「冤枉，冤枉啊。」呀。西平縣。甚麼好大膽子，胆敢到你內衙來喊

冤了。」「回稟大人。喊冤者不是別人，乃是卑職我的夫人哪。」巡按大人一

想，「好大的鬼。堂堂七品正堂的夫人，倒要我巡按這裏喊冤。」西平縣。

我要借你堂一用。」「大人請。」手下的，擺堂。」手下的就把柳頭、擗子、

夾棍、板子、笞杖五刑兩邊一擺，巡按大人把冠帶一整，手下的連忙請

巡按大人坐堂。「啓稟大人。堂事具已備齊。」下去伺候。手下的。將喊冤

人帶上堂來。「叩見大人。」「鳴冤人哪。你有甚麼冤枉。你就大胆講來。」

「大人要問哪。聽我慢慢道來。」

九 桂枝見巡案

大人在上容告稟，請聽奴家訴冤情。你家住在甚麼地方。

家鄉住在西平郡，李家寨上有家門。家上你父親名諱怎樣稱呼，母親娘家姓

氏。

父名李七人本分，母親周氏命婦陰。照這樣看來，你父親以後又怎麼樣呢。

父親失偶無內應，丟下姐弟年紀輕。我要問你兄弟名諱怎樣稱呼。

弟名保重多秀俊，你又叫甚麼。我名桂枝女銀裙。哦。後來你父親又怎麼了。父接晚母把門進，侯氏她是禽獸心。後母這樣惡毒，你的父親到哪裏去了。

我父販馬離故境，侯氏在家有野心。你們那箇後母有甚麼野心呢。

她與孫通暗勾引，要殺兄弟命婦陰。哎哟。那你又是怎麼曉得了。

是我聽見暗送信，叫我兄弟遠逃生。你的兄弟逃生了以後，你在家中晚母待

你怎樣。

回家又將我打問，周身是傷趕出門。把你趕出門以後，你逃到了哪裏。

小奴逃到堰城近，路旁不住放悲聲。那你在哭的時候，有沒有人相救呢。

幸遇差人，叫甚麼名字。石忠信，把我交與鄭大人。交給鄭大人以後，又對

你怎麼樣呢。

取為義女情義盛，許她內侄結婚姻。你既已許配了婚姻，丈夫又在做甚麼。

奴夫叫甚麼。趙寵會了進，西平縣主管轄民。你講了這麼半天，是有甚麼冤

枉呢。

只因前天把案審，方知是我老父親。你的父親他又做了甚麼呢。

我父出外三年整，三年做甚麼。賬項收清轉回程。父親出外三載回鄉，又是

怎麼樣。

侯氏孫通毒計定，藥酒灌醉我父親。為廢事要用藥酒把你父親灌醉呢。

殺死秋菊丫環命，誣父因姦謀殺人。現在你的父親人在哪裏。

將爹捆綁送臬郡，要害我父命婦陰。你怎麼知道本按。你聽到了甚麼呢。

聞知大人到此境，特來台前把冤申。

「喊冤人哪。你為甚麼不擡頭呢。」因為我有罪嘛。我現在是向老爺申冤哪。

我不敢擡頭啊。「本按許你無罪，望我看一下嘛。」好哇。那我擡起頭來

嘛。不知大人是誰呀。哎呀。兄弟。「哎呀。姐姐。」兄弟呀。我怎麼遇到了我的親人哪。」

【保童回詞】

聽姐姐訴冤情悲聲大放，那不該覺得嘛、你到底是我的兄弟、你姐姐傷心

的啊。這一陣不由我熱淚盈眶。

想那箇時候、侯氏母親害我們姊

妹二人、不知你又逃到了何處呢。

自那日別姐姐向前逃亡，行至在黑松林遇着賊強。那可不好了哇。你遇到了

賊子、當時怎麼想的。

有包裹與銀兩被劫搶，那是自然了、你怎麼逃出的。我弔在松樹上，你

要弔盡。險把命亡。誰將你救呢。

虧張家母女們採桑過往，解繩索救小弟免遭禍殃。兄弟。倒是咱們的救命恩

人又對你如何呢。

他母女施憫憐帶回府上，可憐的，那是極好哇。收留我為半子接起煙香。啊。

那是好的。兄弟。她把你收為半子、你又在她家做些甚麼呢。

在她家攻詩書寒來暑往，我兄弟讀書可是很好的。弟進京占鰲頭四海名揚。

那是好啊。蒙了皇恩、封的甚麼職呢。

蒙恩皇封巡按把案查訪，遇貪官和污吏先斬後詳。是的。那你才來到這接

我這箇案子的。今來到西平臬正要探訪、你好好查我們的老子啊。確確實

實遭了冤啦。

我定要殺孫通不能松放、斬侯氏報父仇才得消牆。為姐的今天能報了官哪。可

不是老天安排的。

叫姐姐，叫我做甚麼事。快請出我的姐夫，把你的姐夫請出來麼事呢。（保童）

那是我的父親哪。將我的老父親放出牢房。

「兄弟呀。我放你出去逃難、你可逃出了頭啊。」我是占了頭名哦。「我曉得。我剛才聽的了。」「姐姐。你也是夫人哪。」「我也好呵、咱們都好呵。」

「是呀。」「赶快把父親放出來哦。」

郎舅相會、放出李七。見了兒女、悲喜交集。命人拿孫通、侯氏、斬首、破腹、挖心、尸拋荒郊。保童父子、回家辦酒、命人接張家母女。石忠信、鄭恩父兩老、兩廂先生、姐姐也回去還了當日借的路費。大擺華宴、修道府門。與張月英拜花燭。秋菊墳園重建。張劉氏靠姑娘女婿養老送終。鄭德清夫婦靠義女桂枝兩夫妻。石忠信千金酬報。李七享受晚年的高壽。保童官至吏部尚書。夫人張月英生二子。趙龍官升知府。夫人李桂枝生二子一女。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這位巡按大人不是別箇、就是我前書說的那劉氏老人家、月英媽說了親的那箇保童。這箇書中也是一箇倒插叙。保童這箇娃是成績蠻優秀、点了状元、封了巡按大人。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這箇告狀的鄉巴夫人、不是別箇、是自己的嫡親姐姐。兩姐弟相會、互相訴說離別之情。然後這箇鄉巴佬的趙龍連忙走上前來。「賢弟呀。」「舅弟呀。你的巡按職位比我大些、但我還是你的姐夫哥啊。」「兄長。哥哥。我的父親在哪裏。赶快把我的爹請出來吧。」巡按大人的手下、還有臬官手下的人等、連忙把話传到監裏、報老囚李七快要沐浴更衣。這箇李七在牢裏、胡子老長、人又沒喫箇飽飯、是箇不強的人。把他扶到大堂後面、叫人燒水、給他把澡一洗、把頭髮一梳、把胡子一刮、然後請到了后堂。巡按大人、臬太爺、還有臬官夫人、連忙匍匐在地。「爹爹。不孝的兒保童回來了。讓你受了苦啊。」兒子喊父親、女婿就喊岳父、姑娘就喊老子。可憐李七老人家、

走上前來、把兩箇兒的手牽到、老淚縱橫。「我的兩箇兒呀。都是為父的瞎了眼睛、討了侯氏這箇惡霸、讓你們受了苦啊。」手下的人、連忙把太爺攙扶起來。現在的巡按大人連忙叫人把老頭請了上頭座。臬官叫人去準備酒菜、喝了團圓酒。那酒席辦得好、山中的走獸雲中雁、水裏的遊魚海底鮮、珍饈百味樣樣有。外加東海的燕窩北海的參。那是極豐盛、一家人賀慶團圓。李七老人家沒有想到、我的兒子点了状元、我的姑娘做了夫人。臬官不如現管、事件乃是西平臬所管、這箇要按這箇姐夫去辦。臬官大人吩咐手下人、將孫通與侯艷娘、這一對狗男女扭到衙門、把案一審、供認不諱。這兩箇厚顏無恥的不敢不招認罪行。然後由趙大人、就下了判決。「侯艷娘水性楊花、手段殘狠、判了三絞廢命。」哪樣叫三絞、廢命呢。把她脖子用繩子一勒、讓她白眼一翻、把她一松、叫她活一下子。連統絞三回、把她絞死了。孫通這箇奴才、那是惡奴不可恕、罪加一等、剖腹挖心、開腸破了肚。把心臟掏出來、一看、那箇心不是紅的、是黑的。把他扔到荒郊野外、許多狗咬。保童連忙吩咐手下的人、那要到他岳母那裏接岳母、還要接夫人、要接張月英、還有石忠信、還有鄭臬令、就是桂枝、李桂芝的干老頭。把兩箇老人家全部接來了、就斟酒、給兩位老人酬報了恩情。然後就有趙寵、請人選了箇日子、趕上了一箇上上黃道吉日、讓老舅、舅母張月英、兩箇人拜完了花燭。保童與月英成了親、成親以後、還有箇人的墳園那要重修、哪一箇呢、就是被孫通殺害的丫環、那箇叫秋菊死的極慘。墳墓重修、家裏還有兩箇老子、讓姑娘去做丫環、那是造孽的、補上了他們生活的費用。張劉氏、就是月英的姆媽、靠姑娘女婿養老送終。兩箇老人心腸好。那箇和氣人家、活了九十八歲、真是福氣有終。鄭德清、臬官大人与趙氏

夫人、就靠桂枝、他的干姑娘、与他們舅子兒子養老送終。石忠信這箇老差人、是千金酬報。李七看破了、以後再不弄婆娘、以後也樂享晚年。保童以後官至吏部尚書、夫人張月英、生了四箇兒子兩箇姑娘。這不是現在計劃生育、那時沒有計劃生育的。這箇兒子、得了一甲的進士、果官趙寵、官升知府、夫人李桂芝、生了三箇兒子、生了一姑娘。只有侯艷娘和孫通、兩箇良心不好的龜兒子、是罵名千載、遺臭万年。看將起來、這真是自古良善得善報、姦人無好下場。若勸世人、要以善為勸、以惡為戒。販馬記的記述到終。余下我不敢枉講、列位、你們好走。

四 結び

以上、漢川市馬鞍鄉甌山村王家台で上演された台書『販馬記』の上演記録をまとめてみると、大綱本を元上演されているが、詳細な叙述が加えられている。大綱本も上演も入手が困難であるため、ここに記録して「漢川善書」研究の参考資料とした。善書『販馬記』には宣詞に合いの手を入れて登場人物の感情交流を舞台前の聴衆に直に届くよう図っているばかりではなく、伝統的な因果応報の思想を継承して、淫行を犯した継母と下男には残酷な結末を設置している。現代の善書には因果応報の思想は淡泊になつていて一般的に認識されているが、大綱本と上演を見るかぎり、民衆の悪を憎む心は依然として強く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

【附图】



許国平・周春娥氏による宣詞の演唱



王氏宗祠における徐忠徳氏らによる「関帝桃園明聖經」の読誦



善書の上演に耳を傾ける王家台の農民



熊迺国氏による善書の開講

(林宇萍 山口大学人文学部非常勤講師)
(阿部泰記 長江大学講座教授、山口大学人文学部教授)